

崔亚斌 著

偵破大王

- 白狼
- 凶儒
- 锥刺案

- 情人潮里命案多
- 玉龙船案件



辽宁画报出版社

崔亚斌法制文字稿

侦破大王

(一)

白 狼

辽宁画报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沈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狼 / 崔亚斌编. — 沈阳: 辽宁画报出版社, 1997. 11
(侦破大王; 1)
ISBN 7-80601-161-7

I. 白… II. 崔…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
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7478 号

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皇姑区宁山中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10031)

丹东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 112 千字 印张: 5

印数: 1—40200 册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晨 阳

责任校对: 张锦铁

封面设计: 冯守哲

版式设计: 陶 智

定价: 4.98 元

目 录

白 狼

- 病房里的凶杀..... (1)
- 无奈的婚姻..... (4)
- 朋友就是“第二个自我”..... (10)
- 院长喜欢果脯..... (17)
- 陆玉芬之死..... (25)
- 绞尽脑汁的杀人方案..... (36)
- 酸奶的奥秘..... (44)
- 除名风波..... (52)
- 第五次谋杀..... (59)
- 匿名举报电话..... (70)

情人潮里命案多

- 风流悲剧..... (79)
- “小姘”火并..... (83)

锥刺案

- “表现较好”的流氓犯..... (88)
- 来自身后的袭击..... (89)
- 系列性锥刺案..... (90)
- 脚底下的铁锥子..... (93)
- “我想寻求一种刺激”..... (95)

玉龙船案件

客人	(97)
诱惑	(101)
圈套	(107)
作戏	(109)
上钩	(117)
私欲	(126)
分赃	(136)
苦果	(139)

赵二倔打官司

五年前的借债	(148)
刘混混跳楼	(148)
恶人先告状	(150)
“状纸进了门,双方都托人”	(151)
这场官司要输	(153)
讨回了公道	(155)

白 狼

人们把医德高尚的医生颂为“白衣天使”，把道德沦丧的医生骂作“白狼”。

——题记

病房里的凶杀

沈阳糖尿病中医院 410 病房。

走廊静悄悄的，病房里也是静悄悄的。

病房里有两张床。靠门的西床上，躺着一位 40 左右岁的男子，名叫孟一夫。他身材高大，皮肤白皙，浓眉大眼，长相不俗。无论从年龄还是从体魄上讲，他都应该是个很强健的人；可是现在，他却病得很重，不时就陷于昏迷，发出低沉的鼾声。

在病房里陪护着孟一夫的，是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女人，名叫谭光。她中等身材，皮肤微黑，虽然没有俊美的容貌，却透出清丽脱俗的气质，自有那么一种成熟女性的魅力。此刻，她眉宇间显露出忧郁、紧张的神态。为了排遣陪护病人的寂寞，她把毛线活儿拿到病房，两只手机械地勾编着什么。

里面东床上，和衣躺着一个身材苗条、容貌俊俏，年方 16 的少女。一本书微张着跌落在她的手边，她已经睡着了。她叫孟岚。

窗帘露出一条缝隙，冬夜的天空黑黝黝的，厚厚的云层遮住

了月亮和繁星，唯有沿街的路灯放射着清冷的光辉。

谭光掀起衣袖看了看手表，已经是 22 时多了。这是她第三次看表了。她无心再做毛线活儿，显得焦灼不安。

西床响了一声，孟一夫的身子动了一下，吃力地睁开眼睛。

谭光放下毛线活儿，走了过去。

“我渴……”孟一夫说。

“开水没有了。”谭光说。

“那就……下楼去买点饮料。”孟一夫皱了皱眉。

“这么晚，商店都关门了。对了，还是吃罐头吧。”

孟一夫没有反对。

谭光从床头柜里取出一个玻璃瓶桔子罐头，用指甲钳笨拙地开启那个严严实实的铁盖子，费了好大工夫也没取下来。

“我来吧！”孟岚下床走过来说。她并没有睡，只是眯着眼。罐头启开了，孟一夫侧卧着身子，伸手去拿床头柜上的汤匙，却没拿住，显得十分虚弱。谭光用汤匙喂他，他一口气吃了 3 瓶。可是，他还嚷着渴，闹心。谭光给他服下 5 片安眠药，他才又昏睡过去，响起了鼾声。

孟岚上床睡了，这回睡得很实。

一切又归于寂静。

可是，谭光却失去了常态，愈加坐立不安。她又看了看表，23 时半了。“这是最好的时机……最好的时机……”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她耳边重复着这句话。她在狭窄的室内走动起来，不时就向西床上投去一瞥，目光中含着厌恶与仇视，显露凶焰。后来，她似乎决心已定，轻步走近西床，屏住气息看了一会儿孟一夫。孟一夫仍在昏睡，一点儿也没觉察。谭光伸手摸摸他的鼻子，他也没什么反应。谭光转身从东床下面拿出一个小背兜，从兜里取出

一个连接着面罩的微型石油液化气罐，悄悄走近孟一夫，然后猛地把面罩扣住他的口、鼻，扳动开关，液化气罐“嗤”地喷射出致命的气体……孟一夫醒了，他在惊愕的一瞬间用手把面罩从自己脸上扒拉开了。惊慌失措的谭光拿起枕头去捂孟一夫的嘴，可是又被他拽开了；谭光又抓过枕巾往他嘴上捂，他却乘机咬住了她的一根手指……完了，全漏了！谭光觉得一阵剧痛，忙乱中更加惊慌。虽然与她进行搏斗的是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可是对方那为保卫自己生命而迸发出来的力量使她难以匹敌。情急之下，她不得不喊：“孟岚！孟岚……”

孟岚从熟睡中惊醒了，出现在她眼前的不再是一个女性温情脉脉地服侍病人，而是一场可怕的你死我活的搏斗。她看见谭光被孟一夫拉住，用拳头击打着，便想也不想就认定了自己的敌与友，翻身下床，按住了孟一夫的一只手。她看见那个滚在床上的液化气罐在放气，赶紧关了。这时，孟一夫还在咬着谭光的手指，疼得她直叫。孟岚去拉她的手，越拉她反而越疼。孟岚拿起液化气罐，狠狠地朝孟一夫头上打了一下，他才松了口。他目放凶光，转过来伸手抓住孟岚，打了她几下。谭光趁势打孟一夫，孟一夫又奋力还击……这时，谭光看见床上那个小背兜，心中一动，一把抓过来，用长长的兜带套住了孟一夫的脖子。孟一夫双手去拉兜带，孟岚用力把他推倒。谭光喊：“别让他再起来！不然，咱俩就没命了……”谭光两手各执兜带一端，边喊边用力勒紧，勒紧……孟一夫拼命挣扎，扭动，扑腾，怎奈孟岚紧紧按住了他的双手，使他无法摆脱那条要命的兜带。谭光不敢松手，足足勒了20分钟，孟一夫终于吐出了舌头……

谭光是孟一夫共同生活了近20年的妻子。

孟岚是孟一夫的亲生独女。

母女俩在医院病房里以残忍的手段杀死重病中的丈夫、父亲，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无奈的婚姻

人世间的许多事情是复杂的。谭光最初在人们眼中是个身世不幸、值得同情的女人。不幸，源于她和孟一夫的婚姻。

谭光的家在抚顺，父亲是老红军，母亲也是局级干部。孟一夫家在沈阳，父亲是一家照相馆的摄影师。他们两个不要说恋爱、结婚，就是相遇也很难。

可是，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有人说，一对男女的婚姻是月下老人用红线为双方系好了的，纵然远隔千山万水，也挣不断这条红线。如果说在谭光和孟一夫之间也有那么一条红线的话，那么，红线就是一张照片。

“文革”中，谭光的父母作为“走资派”被批斗，遣送农村改造，她作为这家的长女也成了“狗崽子”。后来，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她也参加了抚顺市22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她高兴极了，扎起短辫儿，穿上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戴上红袖标，手托“红宝书”，到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相作为纪念。照片洗出来了，红卫兵小将那充满朝气的神采，使摄影师自认为是一幅不可多得的成功之作，放大后陈列在橱窗里，吸引着无数行人驻足观赏。谭光也开心得很，为自己成为橱窗明星而感到自豪，不久便参加了文艺队。岂知这样一来，抚顺市的照相行业纷纷仿效，红卫兵小将们趋之若鹜，一时竟卷起一股拍照红卫兵肖像热。

这股热流波及到沈阳，在照相馆工作的孟成山专程到抚顺那家照相馆取经，带回了那个“范本”——谭光的照片。到家后，兜子还没来得及打开，他那个被溺爱惯了的儿子孟一夫就去伸

手了。孟一夫不仅有父母的疼爱，更有奶奶的溺宠，把他看成眼珠子。他想看看父亲又带回来什么好吃的东西，不想翻出一张大照片来。

“爸！这个人是哪的？”

“抚顺的，听说是 22 中学的。”

“知道她的名字吗？”

“好像叫……谭光。”

孟一夫感到，只有照片上的这个姑娘才能和自己相配。很快，一个分几步实施的“计划”形成了。他先走出第一步，化名“孟虹”，用尽脑子里储存的最美好的词句，以一个姑娘的口气给谭光写了封信。他不知道谭光的地址，只在信封上写了抚顺市 22 中学。

有人说，世界上人与人的关系是由一个个互相衔接的“环”组成的，任何人的命运都在互相影响和制约着。如果这无数个“环”中的某一个由于偶然的原因而中断，那么，人们各自的命运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这话的正确与否且不说，谭光和孟一夫的关系好像就是这样。在那个天翻地覆的动乱年代，那封很不起眼的平信居然被一位心地善良的女教师十分负责地转送到谭光手中。“环”接上了，谭光和孟一夫注定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当时，谭光已经下乡插队到李石寨公社北东台大队。饱受远离家庭和亲人的孤寂之苦，意外地收到这样一封热情洋溢、满纸赞美之词的同龄姑娘的信，谭光兴奋的心情可想而知。在同学们的鼓励下，她以同样的友好和热情给“孟虹”写了回信。

孟一夫收到那封信，发狂般跳了起来，把信吻了又吻，似乎从上面嗅出了幽幽的芬芳。他马上实施“计划”中的第二步，又写了回信，在信中写上了真实姓名，并附上一张自己的大照片。凭

着他那英俊的相貌，加上摄影世家的拍摄、修版技术，不用说，那照片光可鉴人，魅力无穷。谭光却没有精神准备，惊讶之后又感到惶惑。不过，情窦初开的她长久地端详着照片上那个长得很帅的青年，内心涌起一种美妙而朦胧的感情。“文革”狂飙早已吹落了她作为革命干部后代曾引为自豪的一切东西，心里充满了苦闷和惆怅。现在居然有另一个大城市的青年向她伸出友谊之手，而且是这样一个脑子机灵、相貌不俗的人，她的心不能不被打动。于是，她再次复了信。从此，两人鱼雁频频，形成了朋友关系。

一天，孟一夫实施了“计划”中的第三步，来到北东台大队知青点，突然出现在谭光和她的伙伴们面前。他那魁梧的身材，英俊的相貌，俏皮的言谈，还有那个挂在脖子上的相机，很快就博得了姑娘们的好感。谭光感到惊喜，羞涩中透出矜持的情态。孟一夫举起相机，毫不吝惜胶卷，“咔嚓，咔嚓”，给姑娘们照了又照。当然，照得最多的是谭光。

春节快到了，知青们纷纷回城，与家人团聚。谭光的二老双亲还在农村接受“改造”，回到那个家与留在知青点没有什么两样，她懒得回去。恰在这时，孟一夫来邀她到自己家里过年，也好让那位总在惦念着她的奶奶见一见面。谭光几乎落了泪，初恋的痴情和姑娘的好奇心使她战胜了羞怯与拘谨，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孟家。

奶奶仔细打量从抚顺来的青春焕发的姑娘，笑得合不拢嘴。入夜，在她和孙子住的那铺短炕上，她让谭光挨着自己睡下，另一边是孟一夫。

当夜，奶奶下炕小解，回来却睡到了孙子的另一边，让他和谭光挨在一起，然后很快打起了呼噜。孟一夫春心勃发，再也按捺不住了，侧转身子，伸过一只胳膊紧紧抱了住谭光，另一只手

急不可待地去扯她的内衣……谭光也心旌摇动，可是事情发生得这么突然，她没有精神准备，只怕惊醒奶奶，便无声地抗拒着，后来起身下地，匆匆穿上衣服，走到院子里，坐在小板凳上发呆。

万籁俱寂，整个城市都在沉睡。谭光知道，自己正面临着人生重大的抉择。父母对她的管教是严格的。可是“文革”一来，他们自身尚且难保，又怎么能顾得上被“知青下乡”运动抛到穷乡僻壤的女儿呢！自己的事情就得自己决定了。她爱好文艺，能歌善舞，冥想中不知多少次描绘过自己未来“白马王子”的形象。难道他就是孟一夫吗？难道那人生中最庄严而美妙的一刻，一个女人向终身相伴的男子第一次献出纯洁无瑕的躯体就是在今夜，在这简陋的短炕上，在一位响着鼾声的老太太的身边吗？她不愿意，简直不敢再想下去。

孟一夫开门出来了，用忏悔和体贴的轻声轻语劝谭光进屋。寒夜漫漫，客居他乡，谭光也只能如此。重新在炕上躺下后，她背朝着孟一夫，裹紧了被子，小心防范着。不知为什么，孟一夫从一个情欲冲动的莽汉变成了怜香惜玉的谦谦君子，不急不躁，用世间最美好的语言在谭光耳边低声讲述着爱情的故事。然后，一只好像会说话的手从被缝伸进来，在她柔软光滑的身体上抚摸着。谭光原本是个头脑比较简单、感情易于冲动的姑娘。渐渐地，她通体酥软，再也抵御不住那强烈的诱惑，松开了被子，使之变成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孟一夫见时机已到，果断地扑向谭光，在奶奶身边轻易地占有了姑娘。

有了第一次，也就有第二次，第三次，谭光怀孕了。她不得不向父母讲了与孟一夫的关系。可是，他们的婚事遭到父母强烈的反对。“文革”已近末期，老干部的境况不断在改善和恢复。谭光是长女，父母不仅为她着想，还要给4个妹妹做榜样呢，所以对

她的婚事尤其要慎重处理。两位老人见过了孟一夫，虽然他们觉得这个青年身材和长相都不错，但他的文化和才能却不行，显得华而不实，属于那种从小娇生惯养，只会享乐而无所事事的“秧子”青年。

父母讲的道理，谭光并不是不懂，怎奈她已经怀孕，就注定是孟一夫的女人了。她珍惜自己的初恋，又迷恋孟一夫的仪表，即使为那个冬夜的失身而深为懊悔，但也只能将错就错，从一而终了。她憧憬着建立一个没有长辈人约束，由自己做主妇的小家庭。于是，她不顾家庭反对，在1973年和孟一夫举行了婚礼。

婚后，谭光的处境每况愈下。

她不久就生下了女儿孟岚。经济上困难不说，她要不管寒冬还是炎夏，每天都带着女儿从沈阳乘通勤车到抚顺毛纺厂去上班，忙完工作忙家务，弄得精疲力尽。直到几年后公爹在沈阳一家照相馆为她找到一份工作，她才免去了在两个城市间往返奔波之苦。

最使谭光失望和伤心的是，孟一夫在婚后暴露出了他那两个最大的毛病：懒惰和嗜酒。他最早在沈阳陆军总医院营养部食堂当厨师，工作上慵懒涣散，经常迟到早退，或者干脆不上班。干了几年后，医院让他自找单位离开了。他乐得不再上班，靠谭光的工资生活。他嗜酒如命，而且一喝就醉，一醉就闹，扔盘子摔碗，打老婆骂孩子。每在这种情况下，谭光只有忍气吞声，连回娘家诉说委屈都不能，因为父亲早已说过，她如果和姓孟的那小子结婚就别登家门。

一天，谭光在街上行走，一个50来岁的男子叫住了她：“噢，谭光！”

谭光回首，原来喊她的是话剧团的姜导演。“文革”下乡时，

她在文艺队，曾受过走“五七”的姜导演的辅导。

姜导演问：“结婚了吗，生活怎么样？”

这关切的问询已有很长时间听不到了，面对父辈般的姜导演，谭光点了点头，眼含泪水，讲了婚姻的无奈，生活的窘困。

姜导演听后很是同情，沉吟一会儿说：“我正在组建剧组拍一部电视剧。既然你爱人在家闲着没事，让他上我那，我看看！”

谭光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了孟一夫，孟一夫听后喜出望外。他早就认为，凭自己一表人材，干炊事员是糟践材料了，当影视明星满行。于是，第二天他就喜孜孜地去了。

姜导演端详孟一夫，形象还不错，试了几次镜头后，就让他 在电视剧《二奎卖鸡》中扮演大奎，后来又在《工会小组长》里扮演了角色。孟一夫虽然没经过专门学习和训练，但悟性不错，凭着他那机灵劲儿，居然把担任的角色对付下来了。

然而好景不长，在后来干剧务之类的差事时，孟一夫又露出了他那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老毛病，姜导演只好请他离开了。

通过关系，孟一夫又到薄板厂当了业务员，后来又被除了名。

长期在家赋闲，靠老婆工资过活的孟一夫，仍然是颐指气使，不可一世。家里的活儿他什么也不干，很多事情要靠住在沈阳的谭光的妹夫洪军来帮忙。他不仅打骂谭光，对小女儿也冷若冰霜，从不关心。一天，他领一个朋友来家闲聊，对孟岚把手一挥：“出去玩！”孟岚不敢不出去，走了一圈儿，找不到小朋友玩，只好回来了。他一见大发雷霆，随手拿起苍蝇拍子狠狠地抽打她，把腿都打肿了。还是小小年纪，孟岚就在心中刻下了对父亲的憎恨。

这不幸的婚姻，谭光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她在又一次遭受

孟一夫打骂后，愤然向区法院提出了离婚的要求，法院受理了此案。孟一夫大怒，拿着菜刀要砍为谭光开介绍信的人。但是在法庭上，他显得很老实，对谭光提出的种种指控都承认了，只求不要离婚。他写了保证书，保证以后再也不酗酒，不打骂妻子女儿了。谭光心软了，也不想让女儿从小就失去父亲，对他表示了谅解。然而事过之后，孟一夫依然我行我素，还是老样子。

面对艰难苦涩的人生之路，谭光只有暗暗吞咽着泪水。她感到，和孟一夫结婚，无异于进了坟墓，自己的人格和感情都降到了冰点。

朋友就是“第二个自我”

吃过晚饭后，谭光洗好碗筷，解下围裙，在电视机前坐了下来。

孟一夫照例没有回来。虽然他没有工作，却总回来很晚，不是满嘴酒气，就是骂骂咧咧的满腹牢骚。谭光心里有底，他这个人不会去干什么犯罪的勾当，但若让他像一个规规矩矩的人那样生活和工作也极难。

孟岚 16 岁了，初中毕业后没有继续求学，她凭着身体条件和能歌善舞的专长，正在做临时演员。谭光通过多年的工作和实践，已成为在沈阳很有名气的生生照相馆的彩扩技师。

“唉！”谭光长叹一声，伸手打开了电视机。在这个令人窒息、布满愁云的家庭中，看电视是她唯一的享受了。

广告。

她起身去调换频道，但那伸出去的手在半空停住了。

孙继先……好熟悉的名字。

那不是一般的广告，而是拍成了专题片。屏幕上出现一座矗

立在马路边的崭新建筑，是新建不久的沈阳糖尿病中医院。患者们慕名而来，络绎不绝……镜头变换，这家医院的院长——一位体态微胖、颇有风度的中年男子微笑着接受记者采访，侃侃而谈……

哦，想起来了！是他，孟一夫的小学同学。举行婚礼那天，他还来过。以前他们两家住得很近，孟家搬迁后彼此再无来往。一晃，十六七年了……

谭光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同学，同龄人。但是人家已经成为一位名医，全国最大一家糖尿病中医院的院长，可是孟一夫呢？

专题片播完，谭光关闭了电视机。她脑子很乱，没有心情再看下去了。

第二天上班后，闲聊中，同事李翠兰说：“昨晚我看电视，大北有家专治糖尿病的中医院，我想去那看看。”

李翠兰患糖尿病，她平时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糖尿病。

“那家医院的院长我认识。”谭光说，“他是我老头的同学。”

“是吗？”李翠兰赶紧走了过来，“这年头，看病不认识医院的人可不行。哎，你给我介绍一下呗！”

“这有啥不行的，我给你写个条子吧。”谭光取来纸、笔，写了起来。忽然，她停住了，用牙咬住笔端，想了一会儿，才在落款处写上6个字：“你的朋友谭光”。

李翠兰收起条子，连连道谢。

一张不起眼的条子，又成了导致后来这场悲剧的关键一环。

当天晚上，孙继先突然造访，谭光和孟一夫都在家。对于他的到来，夫妇两人都觉得意外。

谭光忙不迭地搬动着紊乱的家具，为客人拿烟，倒茶。

尽管谭光已经从屏幕上见到孙继先，此刻乍一见面，还是感到他的变化很大：原来比较清瘦的他变得富态多了，面色红润，保养很好，举手投足无不显露出豁达大方，充满自信。相形之下，原本魁梧英俊的孟一夫反倒显得低矮而猥琐了。

孙继先也在微笑着端详谭光。16年前他来孟家参加婚礼，谭光那多才多艺、清丽不俗的气质和风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后久久不能忘怀。他眼红了，暗暗嫉妒孟一夫，一个不成器的家伙为什么竟能弄到这样一个品貌出众的女人。

孙继先有节制地把目光从谭光身上移开，扫了一下房间里比较简单的陈设。连电冰箱都没有。他同情而感慨地对孟一夫说：“老同学呀！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你有困难，我不能看着不管。到我那去干吧，怎么样？”

孟一夫不解：“你是……怎么知道的？”

“谭光介绍的那个女同志，把你们的情况都对我讲了。”

孟一夫苦笑，愧然低头。

一听孙继先要为丈夫解决工作问题，谭光心中一喜，忙问：“到医院，他能干什么呢？”

“一夫不是厨师吗？到我们那可以干本行嘛。工作不累，每月开200来块不成问题。”

200多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真是天赐机缘。谭光看看孟一夫，孟一夫也很兴奋。

孙继先又问：“怎么样？”

孟一夫说：“行，我去。”

“不过，我得先把话讲开。”孙继先话锋一转，脸色变得严肃了，“虽然咱们是老同学，但我作为院长，得和你约法三章：一、不